

人類學研究

慶祝芮逸夫教授九秩華誕論文集



謝世忠·孫寶鋼 主編

人類學研究

—慶祝芮逸夫教授九秩華誕論文集

謝世忠·孫寶鋼 主編

台北南天書局發行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Essays Collection in honor of
Professor Yih-fu Ruey

Editors

SHIH-CHUNG HSIE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PAO-KONG SUN
Blue Springs Community College

SMC PUBLISHING INC.
P.O. Box 13-342, Taipei 10764

ISBN 957-9482-25-X

人類學研究

精裝新台幣400元

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初版發行

主編者：謝世忠 · 孫寶鋼
校對者：邱彥貴 · 李莎莉
發行者：魏德文
發行所：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02)362-0190 電傳(Fax)：(02)362-3834
郵政劃撥：0108053-8號(南天書局帳戶)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436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廠：國順印刷有限公司
☎967-7226 板橋市中正路216巷2弄13號

ISBN 957-9482-25-X



獻給芮徐蘭卿女士——

一個真正的女人，六十年艱難，南京、北平、上海、南京、衡山、榕湖、昆明、敘府、南京、楊梅、台北、南港、台北，護住丈夫，也維繫了民族學的種子。

謝世忠，1989-4-1

贈 言

人生七十今不稀 八十九十多來兮
但願大家身心健 福壽康寧超期頤
要想保持壽康寧 每事認真努力做
還想活到超期頤 必需每天勤運動
少吃多動睡得好 不要管它老不老

芮逸夫贈言

在台北家裡

1989, 4, 21

芮逸夫教授小傳

芮逸夫先生，祖籍江蘇省溧陽縣。生於民國前十四年(1898)五月十八日。民國十二年入國立東南大學。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肇建中華民國首都於南京。十九年九月，受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組爲助理員。二十三年轉任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爲助理員，歷經昇任爲副研究員、研究員。三十六年受聘爲國立中央大學教授，並受國民政府簡任爲立法院立法委員。

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來台灣，翌年二月受聘爲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八月考古人類學系成立，改專任教授。同時受聘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主任，並與國立台灣大學合作，聘爲合聘教授。四十六年，獲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獎助，赴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研究。翌年至康州耶魯大學人類學系及人類關係研究所研究。翌年返國仍任考古人類學系所教授。五十三年獲美國在中華民國教育基金會獎助赴美任教，先後受聘爲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印第安那大學人類學系客座教授。其年八月受聘爲夏威夷大學暑期學校教授。九月底返國，仍任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及研究所教授，並受聘爲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教授。七十一年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七十三年膺選爲評議員。此外，四十年七月受行政院聘爲設計委員會委員。四十三年十月受總統府聘爲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

芮逸夫先在大陸時任職中央研究院之際，曾先後赴湖南、浙江。四川、西康、雲南、貴州，以及滇緬未定界內考察調查少數民族文化、社會習俗。來台後初期，曾從事山胞社會文化習俗的調查與研究工作。先後近六十年間，始終以研究與教學為職旨。其研究方法，理論與應用並重，尤重實地調查，參與訪問；然後作深廣參稽，以資徵驗。撰有《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川南鴉雀苗的婚喪禮俗》，《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主編有《人類學辭典》、《苗蠻圖集》、《廿三種正史及清史中各族史料彙編及引得》。並撰有論文序言、書評等百餘篇，分載中央研究院院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考古人類學刊、社會學系社會學刊、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報、私立中國文化大學社會學論集、香港大學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彙編，以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文獻專刊、台灣文化、中央月刊、大陸雜誌、邊政公論、西南邊疆。邊政通訊、邊疆文化論集等等。

序 一

芮逸夫教授在台灣及中國人類學發展史上，是個具戲劇性且常為大家所津津樂道的人物。這不僅因他是中國第一代的人類學家，培養了不少有興趣於此道的年輕學者，更重要的，他代表著台灣人類學發展過程在二十世紀中葉一個轉捩點上的關鍵角色。一方面，在五十年代初期，芮教授和他的助教學生們，共處於大陸民族學傳統與日本人種土俗學術在台灣面對面相處的“尷尬”情況下，努力地在琢磨一個具整合本質的新的台灣人類學世界。另一方面，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在以“考古”為名，並且以考古學家李濟教授為首的人事環境下，考古學特別被突出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此外，擁有巴黎大學民族學博士學位的凌純聲教授從法國引進的歐陸文化傳播理論，則是當時台大該系的另一主要研究取向。不論芮教授以北美學術為基礎的民族學相較於李、凌二氏是否僅是一個“小流派”，他在台大保存了北美文化人類學方法理論的一個園地，並持之以恆，無疑是確立台灣人類學未來發展“北美取向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然而，也就是早期台大該系多樣性學術存在的緣故，芮教授自身的教學內容、研究方法、及理論創作等都受到了相當的影響。換句話說，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及語言學的材料比重在芮教授的教學或研究內容裡並不亞於民族學的部份。例如，「中國民族誌」一課的上半年，世界性的史前史及人類演化過程，往往成了芮教授講課的主題之一。另外，他在不同場合的學術演講也常

常會把非洲的人類起源故事連上當日的話題，大部份的聽眾對芮教授的印象因此格外深刻。

芮教授在台大授業四十年，並曾於五十與六十年代“代”過好一陣子考古人類學系系主任。李敖在“一個學閥的悲劇”（在李敖全集 1986[1964]，4(3):93-145，台北：遠流）一文中指出由於李濟的不放權，才使芮逸夫不得不永遠的“代”下去（頁119）。李濟教授對這件事情的想法我個人並不太清楚，而芮教授則曾經向我提及他自己的解釋。他說：“我不是考古家，而這個系是‘考古人類學系’，當這個系的主任應有考古學與人類學雙重的修養。所以，我只能‘代’系主任的職位”（1980年12月私下面告）。芮教授的說法一方面反映出早期台大該系的考古學取向；另一方面從他講演研究的旨趣來看，則證明了他在學術造詣上“客氣”的本質。

每一個芮教授的學生雖多少都有“嘟嘴賭氣”芮老師講課遠離本題的經驗，然而，同學們卻也同時心服於他知識的淵博。大家說“芮老師可愛”，也就是來自忘不了在芮教授將近二百分鐘笑談人類與文化課堂上從聆聽、入神、“周公先生好！”、驚覺、到在針顛上摩擦的系列經驗。另外，他可以滔滔不絕地縱橫於古今中外，卻不由得使方從燙熱椅子起立致敬的學生豎起大姆指道：“芮老師了不起！”芮教授的個人與學養的特性加上他學生們共同的感受，一起作用出了我們這本論文集的基本籌劃架構。

一九七一年，我們在芮教授七十大壽之後的第四年，看到台大、中央研究院、及藝文印書館為他所出版的三大冊芮教授論文集——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一九八一年，同樣在芮教授八十華誕的四年後，我們讀到了李亦園與喬健為他而編的慶祝論文集——“中國的民族社會與文化”（食貨出版）。這前後兩次祝壽

文集的書名取的如此相近，自然有它的道理，而其中又以“中國民族”的被突出最引人入勝。

“中國民族”長久以來一直是芮教授學術或甚至他本人的最典型表徵。他自己的作品以此為名，別人為他而編的書以此為名，他本人最專長的課也以此為名。凡是與芮教授有關的事物，似乎始終在“中國民族”四周繞來繞去。然而，事實上，截至目前為止，絕大部份的華裔人類學家，不論是身居中、港、台三地，或住在其它國家，他們的研究興趣與題目似均可納入‘中國民族社會與文化’的大範疇內。換句話說，本土人類學家仍多致力於對本土的瞭解。芮教授在這個大架構下與其它學者不同的，就是他研究指涉的多種層面。一般人類學家往往突出對某一對象，如經濟、宗教、親屬、或政治等的探討，我們因此比較容易地可以憑此來歸納某人是某方面的專家。但是，對芮逸夫教授，我們似乎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專業稱呼來代表他。畢竟，如我們前面所述，芮教授是多方面地在發展他的興趣。李亦園與喬健對於他們所編該書書名的擬定當也是基於類同的理解。

我們在設計這本論文集時，曾考慮過選擇芮教授專精的某一範圍進行文章的撰寫。不過，或許就因芮教授教學的多層性，他的學生們日後也分別表現了多樣的發展特性。換句話說，每個人的研究對象在考古、體質、語言、及社會文化人類學的分支上各居崗位。我們不易找到足夠的同學來致力於一個專題。因此，不拘內容的彙稿成了最後的決定。從後來對祝壽論文計劃的反應，我們對民族學專業以外之人類學各科中芮教授昔日學生的熱情支持，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這本集子從籌劃到出書，一共花了三年的時間。作者們忙於自己的事務之餘，都一直共同在努力把這本書盡早盡善的完成。

× 人類學研究

一九八七年一月七日，我發了二十九份邀稿函給芮教授在海外求學、教學、研究、工作、或定居的學生。當初的想法是，港台兩地的芮教授同事和學生必也會發起類似的撰文祝壽活動。為避免重複，邀稿的對象就沒有包括國內的學者了。二十九份信函到四月八日為止，一共收到八份回響。接著又陸續增加人數，到一九八八年一月底，我們確定了參加撰稿者有十一位，文章共十三篇。後來，一九八九年二月我在台又獲知密西根大學歷史系張春樹教授也準備撰文參與祝壽，經回美後的幾度聯絡，於七、八月間接得他的大作。文章因此增至十四篇。

由於十四篇文章涵蓋的層面太廣，因此很難訂一個妥當的書名。在與南天書局負責人魏德文先生商量後，我們決定用一個較籠統的名稱——“人類學研究”為正標題，再加上“慶祝芮逸夫教授九秩華誕論文集”為副標題。我們以三個子題來統籌這些文章：考古與體質（四篇），社會與文化（六篇），及民族史與民族考證（四篇）。另外，文章的性質又可類分成六類。其一，研究方法的介紹；如孫寶鋼的“dBase III Plus 與Lotus 123 對考古學的應用”和謝世忠的“芮氏民族史的性質及其方法理論建構法則：兼論中國地區族群的歷史過程研究”。其二，中國大陸的田野發現；如何傳坤的“中國舊石器考古學的新曙光”與“中國古猿研究的新發展”，屈慧麗的“雲南青銅時代七個墓葬群的分析與研究”，及黃樹民的“中國大陸農村家庭制度的發展：兼論中國大家庭制的一些爭議”。其三，台灣的田野成果；如吳天泰的“初論變遷中的大學女教員——以白大為例”，和張慧端的“阿美族親屬組織的變遷”。其四，北美華人研究；如劉肖洵的“族裔社團組織與族群認同：西雅圖華人的個案研究”。其五，歷史上的族群或社會文化研究；如羅世長的“試論中國文明的發生及其與

東夷文化間的係”馬桂綿的“白族源流異說考”，張春樹的“晚明之「黔亂」與其歷史意義——兼論朱燮元之安撫方略”，及宋光宇的“十六世紀以來中國民間秘密教派的基本結構”。其六，原住族群的現代情境研究；如謝世忠的“第四世界的建構：原住民世界的危機與契機”。這些文章各有特色，雖然有些在描述或獻。

李亦園在他和喬健為慶祝芮教授八十大壽所編論文集，曾寫了“芮逸夫教授的學術成就與貢獻”一文，讚揚了芮教授卓越的學術貢獻。芮教授的成就早被肯定，我們在這本新集子裡就不再重複類似的話題。另外，我則想到了用學術性的方式來對芮教授近半個世紀的人類學成績作一點評論。當然，我不能要求其它學長們一起在這方面寫些文字，而我個人所知又有限，更無法全盤性地來評估芮教授的多層領域。因此，我決定以芮教授的典型專長同時亦是我所感興趣的“民族史”來先作嘗試。一九八七年夏天當我第一次回台與南天書局交涉本書計劃之際，曾五度走訪芮教授。他除了把數十年人類學教學研究心得，在密集會談中系統地賜示之外，有一次他對我說：“這幾年在美國你一定學了不少我不知道的新東西，我慢慢會向你請教的。另外，你可以開始批評我了，學術就是在不斷批評中成長，千萬客氣不得。”從亞里士多德、梁啟超到李敖，都有轟轟烈烈批判其師長的紀錄；然而，比他們更為幸運的，我的老師更坦然大公的主動要求他的學生對他學術歷程作無私的檢視。這也是他的名言：“一日為師，終生為友”的最有力實踐。

在“芮氏民族史的性質及其方法理論建構法則”一文中，我用了較冷峻的文字來批判“芮氏民族史”乃至整個傳統中國民族史的研究取向，為的只是冀望我們能有更具創造力的明天。而馬桂綿的“白族源流異說考”正好是芮教授嫡傳下之民族史的研究

模式，將之放在拙作之旁，也可用以覆審我的一些不成熟看法。如果這本論集成功的話，我們或已替傳統的祝壽文集求得了一個突破，那就是從歌頌的過去蛻變到平等論題的現在。

本書的編成，除了作者們的心力之外，魏德文先生對學術出版的尊重與執著，及愛人李莎莉小姐從策劃到各項技術性的支援，都是促成結果的最有效力量。當然，會讓作者們生成不計酬勞埋頭效力的動機，主要還是因為大家共同擁有青春常在又可敬可愛的芮老師。

謝 世 忠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于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序 二

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十八日是芮逸夫先生的九秩華誕。世忠發起爲芮師祝壽，邀請當時在海外的人類學系系友撰寫論文介紹一些別於國內學者的研究方法與論點。參與此項計劃諸君對芮師有著特別的感情，那不僅是在學術方面，而且在性情方面。

身爲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芮師，六十年來曾在大陸西南一帶與台灣從事過民族學的田野調查，以人類學治古史。除在歷史語言研究所任研究員，並在台大人類學系授業約四十年。研究的專題包括了中國民族，西南民族，邊疆民族，台灣土著，中國鄰族，中國文化，少數民族文化，中國家制，中國親屬制度，邊疆民族語文，以及人類學的理論。近十餘年來與研究助理完成了“二十三種正史及清史中各民族史料彙編及引得”的編纂，省去學者許多查資料的時間，且對中研院繼史記電腦化後的其他國史電腦化有事半功倍的成果。高齡的芮師並非食古不化，四年前曾邀筆者返台到史語所爲廿四史的電腦化盡些心力。雖然由於某些因素未能如願，他卻爲史記的電腦化高興。

在我們求學的那個年頭，芮師教授必修的民族學（文化人類學），中國民族誌，與選修的中國文化變遷。雖然有些系友埋怨芮師忘了下課，想學些東西的我們卻獲益匪淺。拿我個人來說，在中國民族誌一課爲芮師整理有關的中英文書目時，學了不少治學方法。這對日後在東海大學教授中國民族史、文化人類學、與人類學導論有相當的助益。

芮師有種親和力，對我們有種老祖父的慈愛。在感言中，樹民兄提到「另一件常出現在我記憶中的是芮師視學生親如子弟，教而不晦的精神」。世長兄說道「閉著眼睛，我總是看到先生不厭其煩的把熄了的煙斗一次一次的再點燃，帶著慈祥的微笑，隨著睿智的會談」。天泰談到「請老師過目我偶爾寫的雜文，老師竟然字字圈讀，其中有一篇提及女留學生的生涯，老師特別地加以批注『我了解』，我只覺得千言萬語都可以不用說了」。當年，樹民兄常騎車自男生第八宿舍到芮府談古論今，獲益猶勝於讀書；而筆者也常自男生第一宿舍走到芮師家打擾老師與師母，受惠良多。芮師曾帶樹民吃「老爺雞」，而今他老人家卻以在和平東路二段與溫州街口的廣興樓的石斑魚招待後進，主要是桂綿讓芮師在廣興樓吃上了癮。芮師近年更傳授養生之道「九段錦」，曾送喬健、尹建中、曾振名等學長，世忠與筆者推拿器，督促我們這批「用心人」每天按摩腦部。

在本書籌劃之初，筆者由某些參與的系友推薦繼而默許為編者。如今筆者這個掛名的編輯希望能向讀者對參與者有得體的介紹。春樹兄台大歷史系畢業，哈佛大學博士。他是本論文集撰稿人中排行最高的。在台大就讀時，他選過不少考古人類學系的課，其中對芮老師的課程最感興趣。民國五十六年大學畢業的樹民兄，比筆者高兩班的他，在當時是位思想敏銳頗富辯才的傑出學長。後來獲密西根州立大學的人類學碩士與博士，曾在哈佛大學研究，於廈門大學任教並作田野工作。目前是愛荷華州立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系的教授，研究興趣偏於文化生態學與經濟人類學而以東亞與東南亞為對象。他的“中國大陸農村家庭制度的發展：兼論中國大家庭制的一些爭議”是以福建一個農村調查資料討論中國大家庭、主幹家庭及小家庭的分佈。

世長兄比筆者晚一屆，曾任系上的助教。在台曾協助蘭嶼的民族學田野調查，以及龍泉村和竹山的田野考古，參加長濱文化、東海岸考古的發掘，和濁大計劃的竹山考古調查。後赴加拿大獲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碩士與多倫多和安大略皇家博物館博物館研究的碩士，並數度參加加拿大區的考古發掘。這位忠厚敬業的藝術家現為安大略皇家博物館的圖書館技士，對東亞藝術史及考古學有濃厚的興趣，而發表的文章包括考古方面與藝術性的。他在“試論中國文明的發生及其與東夷文化間的關係”中假設“以互動關係所造成之競爭壓力為中國文明所以發生的原動力，來演繹中國文明發生的主要過程”。

傳坤兄晚世長兄一班，曾為東海岸考古的田野助理，參加濁大計劃大肚山八卦山兩台地的考古調查，並擔任過民族所的研究助理與省立博物館的研究助理。這位擅長繪製標本與攝影的系友，後來在耶魯大學唸研究所並作博物館的研究助理。他不僅擔任過奧勒岡州立大學田野考古的助理，華盛頓州立大學考古實驗室的管理，而且負責過在埃及的考古發掘。觀察入微分析力強的他曾任新墨西哥大學人類學系的研究助教授，與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人類起源研究室的通訊研究員。美國考古學會五十週年會慶中與民族考古學相關的組別是由他組織起來的，而今是環太平洋史前會議人類演化組的負責人之一。近年來，他曾與賈蘭坡教授和 Lewis Binford 博士有過合作計劃。在華盛頓州立大學的碩士論文與台灣的葬俗有關，而博士論文討論了中國古猿的起源。對中國古人類學、農業起源、民族考古學、民族誌影片、舊石器考古、古猿演化、與中國古猿演化興趣濃厚的他，是我輩在考古學與體質人類學方面成就最大者。在“中國舊石器考古學的新曙光”中，他將中國的舊石器時代分為三個技術叢，強調“要弄清三大技術